

為等也
以逆更藉保皇保種之說

亂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說新法乃亂

也該逆等乘朕弱不豫謀不執朕顯惡

乃極朕於瀕危而錮奸於一旦實則專

中国近代

官場

小说选

中 國 近 代 官 場 小 說 選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ZHONGGUO JINDAI GUANCHANG XIAOSHUOXUAN ●

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

卷 八

糊涂世界

恽樵萃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明辉

责任校对 任淑美

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

欧日胜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375 字数：3572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 - 5000 套

ISBN 7 - 204 - 06874 - 2 / I · 1217 定价：360.00 (全十册)

目 录

《糊涂世界》

- 卷 之 一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皇路飞腾…… (5)
- 卷 之 二 假孝子割股要名 丑新人回头失媚 …… (14)
- 卷 之 三 虐孤儿晚娘施毒手 招游妓俗吏写闲情 …… (24)
- 卷 之 四 吕祖阁半仙占祸福 广和居市侩显神通 …… (34)
- 卷 之 五 暗挑逗歌曲寄相思 真莽撞贪杯失巨款 …… (43)
- 卷 之 六 裁寿衣借端通内线 论相法顺口托人情 …… (51)
- 卷 之 七 靠虚火施司务扬威 为干儿宋媒婆出力 …… (60)
- 卷 之 八 虞子厚探亲东昌府 郭丕基倒楣镇江城 …… (71)
- 卷 之 九 信鸾仙大府护飞蝗 全蚁命进官乘饿马 …… (83)
- 卷 之 十 老吏著书官场尽相 高明骂座奴子羞颜 …… (95)
- 卷 之 十一 覆雨翻云心思刻毒 偷天换日手段高强…… (108)
- 卷 之 十二 文章惜命误煞功名 机械存心变生骨肉…… (124)

《梼杌萃编》

禹编

- 第 一 回 龙伯青凑趣开筵 贾端甫临崖勒马…… (141)
- 第 二 回 赘姻富室大度能容 买笑秦淮酸怀难遣…… (153)

铸编

- 第 三 回 沉湎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165)
- 第 四 回 龙伯青忍辱绍箕裘 增朗之避风登仕版…… (176)

鼎编

- 第 五 回 戒饬四知正言规友 政成百里密疏荐贤…… (187)
- 第 六 回 学步后尘苦心独运 荣膺简擢坦腹双栖…… (199)

温编

第七回 甘小就正士知机 恶作伪才媛择木…………… (212)

第八回 屈膝负荆终成佳偶 啮臂断袖别具赏音…………… (224)

燃编

第九回 助奩妆院司同掷锦 误朝贺府县共迷花…………… (237)

第十回 澄叙官方惊看白简 褒崇勋绩荣擢乌台…………… (250)

犀编

第十一回 月夜看山魂销罗绮 凉宵听雨乡恋温柔…………… (264)

第十二回 买军火太守展长才 开绮筵钦差饶雅兴…………… (279)

抉编

第十三回 长袖善舞利益均沾 新学争鸣涛张百出…………… (293)

第十四回 会短离长萧郎萦别梦 情深胆怯弱弟试灵丹
…………… (307)

隐编

第十五回 侍疾承恩正名有待 酬庸表绩特荐频邀…………… (320)

第十六回 得色思财惊传噩耗 以财易色细演奇谈…………… (331)

伏编

第十七回 祝融一炬熔尽铜山 飞燕重逢营成金屋…………… (344)

第十八回 怙恶不悛远戍榆塞 嗜痂成癖死殉莲钩…………… (356)

警编

第十九回 中萋菲飞章移柏座 执斧柯投刺访兰交…………… (369)

第二十回 女偿父债供状分明 李代桃僵遗言惨切…………… (381)

贪编

第二十一回 药石误投丧朋抱痛 蒹葭幸托凉血甘居…………… (393)

第二十二回 矢贞珉娇女善承欢 吞巨款恶奴谋反噬…………… (404)

痴编

第二十三回 六亲同运幕燕分飞 一梦荒唐辕驹息辙…………… (4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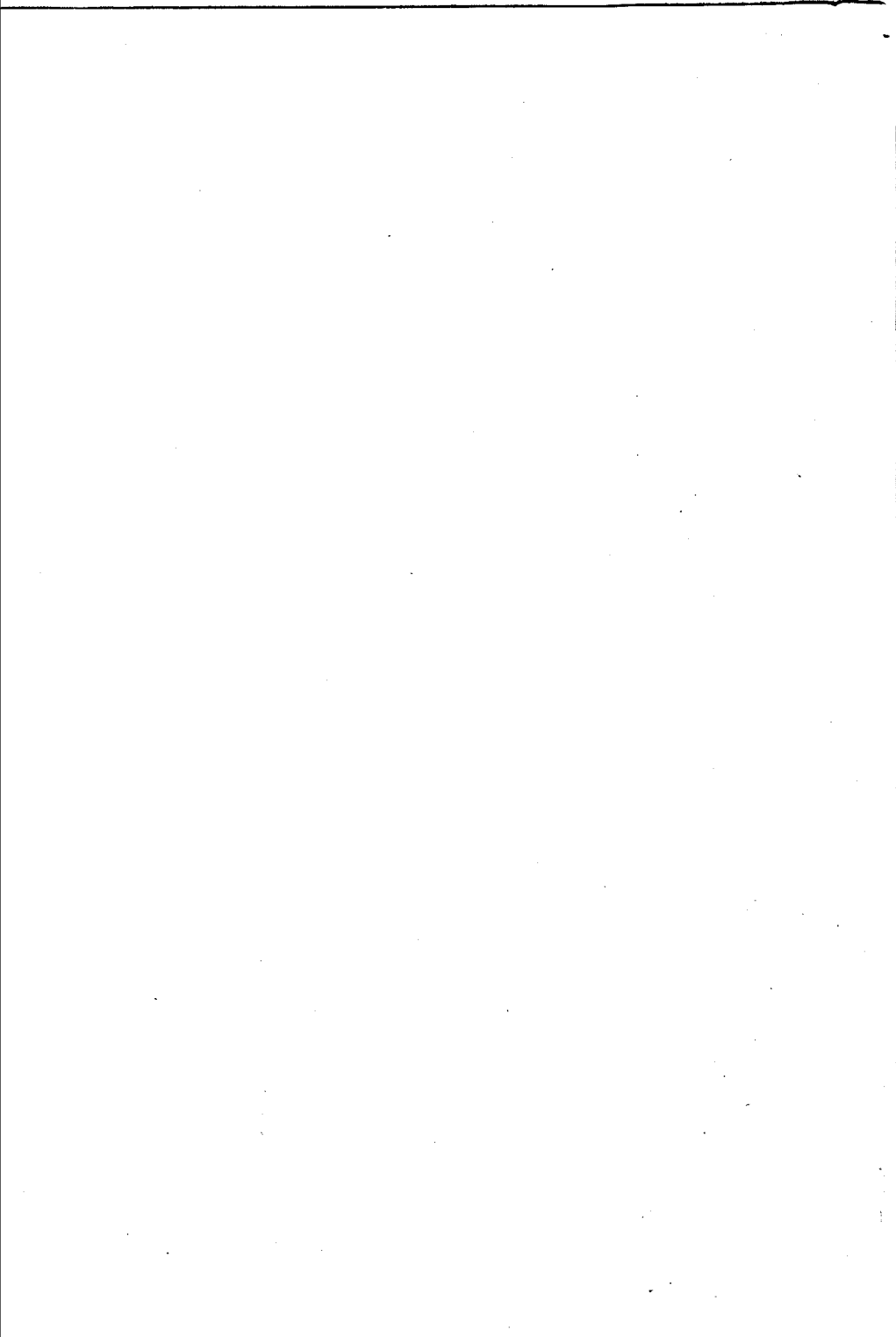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回 甘偕隐海陵营别墅 约同心嵩岳访名山…………… (429)

结

束 ……………… (443)

糊涂世界

吴趼人 著



简介

本书是暴露官场黑暗的谴责小说。作者以燃犀之笔，勾勒出了一个鬼蜮横行的世界。督抚大吏浑噩昏愤、卖官鬻爵；候补知县胁肩谄笑、丧耻忘廉；李才雄丁忧不回家奔丧守孝，却贿赂府台的红人史巡捕谋得肥缺；伍琼芳重礼拜见权势人物，轻取美差，并用猪肉冒充己肉装成割股疗亲的孝子。书中有钻营候补、不惜败坏伦常道德的欺诈丑行；有买通关节、贪赃枉法的鬼蜮伎俩；有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的奸计权谋……城狐社鼠，猖狂无忌；三教九流，人衙出府。官场同僚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无所不用其极。笔触所指，上至省州台府，下至裁缝、媒婆、堂官，活画出一幅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图景。

作品对清王朝末期腐朽现象的鞭挞，目的是为了补天，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对黑暗的描述难免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批判的力度，有些情节流于油滑庸俗，结构上不够紧凑。小说人物未能贯穿始终，情节缺乏前后呼应，使人难窥全貌，但事随人生、人由事见的散式结构却如一个展开的横断面，再现出清末社会的一片混沌，值得一读。

茂苑惜秋生序

“举世皆浊，何不掘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醪？”是以糊涂教人者；“不知许事，且食蛤蜊。”是以糊涂教己者。古之君子，唯恐人之不糊涂与己之不糊涂，而发为诗歌，见于谈论，佩如弦韦，勒若箴铭，洵知几之达人，保身之明哲哉！叔季以降，唐宋而还，本浑噩之遗，继混沌之后，君子于人者曰：“天下饥，食肉糜。”臣于人者曰：“不识字，更快活。”驯至今日，则更麻木达于脏腑，冥顽中其膏肓，可惊可诧，可笑可叹。守株待兔之举，视若不二法门；覆蕉寻鹿之徒，尊为无上妙品。行之既久，靡然从风。名山大川之间，赤县神州之外，无远勿届，不期而然。上者为朝，则所谓贤士大夫，皆专其心于饮食男女之中，肆其志于肥甘轻暖之内，舍此二者，一物不知。若后乘之载刍灵，若当场之弄木偶。下者为野，不为鹿豕，即为豚鱼。与谈兴废，犹考钟鼓以享爰居；与论治乱，犹取仁义以教禽兽。观于其上如彼，观于其下如此，谓之为老大之国，野蛮之乡，自是定评，实非过论。善哉蚩叟，本之著书，其情事则相喻于微，其议论则能见其大。昔者大禹铸鼎，遂穷九幽；温峤然犀，因烛百怪，对勘互较，殆出一辙。夫东坡说鬼，遂兴无稽之谈；干宝搜神，乃张异端之焰。是书不落窠臼，独辟畦町，游神于非想、非非想之天，析理于无名、无无名之境，虽贵洛阳之纸，已腐太元之毫。读者审之。丙午二月，茂苑惜秋生撰。

卷之一

移孝作忠伦常大变 量材使器皇路飞腾

话说湖南官场，同时有三位出色人员，都是抚台跟前顶红的人。抚台姓黄，江西人。三个红人，一唤任承仁，一唤俞洪宝，一唤李才雄，三个人都是候补知县。任承仁新近从那里交卸回来，抚台极赏识他，曾经保过送部引见。俞、李二位是一直跟着抚台，办过几年文案；李才雄现又兼当土药局的差使。

有天，任承仁穿了衣帽来拜俞洪宝，却好李才雄也在那里。任承仁进来，看见李才雄皱着眉头坐在那里，呆呆的样子。任承仁心里有点奇怪，也不便问他，先同俞洪宝谈了几句心，慢慢的说到家务。任承仁就提起他“有个过继的娘，因为在家里没有人养活，大远的奔了来找我，既然来了，安分守己的吃碗现成饭罢了，脾气又不好，时常在家里闹脾气。再照这样闹下去，我可有点受不了，不是我让他，就是他让我”。俞洪宝道：“这算什么大事？他因为没有儿子养活，所以才承继到你。你公馆里亦不少这一碗饭。你让他些，过几年死了，送他一口薄皮棺材也就是了。你要现在一定撵他出去，他情急了，或是告你一状，就算辩得清，倒要耽误了你正经事，那可犯不着，你又何必同这个孤寡老太婆呕甚么气呢？”任承仁想了一想，倒也不错。

他们说了一回话，看看这位李才雄是坐立不安，不住的唉声叹气。任承仁熬不住了，便问俞洪宝道：“李老哥为何这样没精打采的？”俞洪宝道：“你不知道，李老哥丁了忧了。但是他老哥的家道，你是晓得的，如果再把差使丢了，叫他怎样过呢？他这个总办土药局的事虽然不好，在他也还将就敷衍，要再没有这个差使，更不得了，所以在这里难受。”任承仁道：“论理，这土药局的事又不是地方

官,就是丁忧的,连下去打什么紧?”俞洪宝道:“却是没有这个道理。”任承仁道:“什么道理不道理?这叫做恩出自上罢哩!我倒有一个法子想。”俞洪宝、李才雄就异口同声的问道:“请教大才,有甚么法子?”任承仁道:“里头有位史巡捕,是抚台极红的人,说的话是捷于影响的,可就是爱两个钱。我们去走一趟,探探他的口气,就托他去想法子去。如果有点意思,拚得送他几百银子,把这个差使留下。李老哥固然是不无小补,就是我们,在省里也多个地方走走,岂不甚妙?”俞洪宝道:“好,好。”任承仁道:“既你们也以为好,他丁忧多日了,亦不便耽搁,我们要赶紧才好。”说完,就招呼李才雄在家里等他,又拉着俞洪宝道:“我们去碰碰再说。”李才雄当时说了一句费心。

当时俞洪宝同着任承仁,一直来到史巡捕房里。史巡捕让他们坐下,说了一回闲话,才提起李才雄的事来,说到要想法子求连差的话。史巡捕此时嘴里正含着一口茶,手里捧着水烟袋,睁着一双眼睛,呆呆的一回,才把这口茶咽下去,腾出嘴来说道:“这个不容易。”任承仁道:“并不是弟等多事,实因为李哥的家道太寒,要是就这样搁三年,那直捷要他的命了!”史巡捕道:“他家道虽寒,省城里比他家道寒的还多着哩!”任承仁又道:“李哥一向亏累,现在又出了丧事,用钱多,要有这个差事,还可以拉拢拉拢,就是外面张罗也还容易。要就是这样下来,直截便是一条死路。老哥热肠古道,我们是一向钦佩的。他这桩事只要老哥高抬贵手,他就过去了。我也晓得你老哥是没有不可怜他的,你说的话都是呕着人玩耍。不然,老哥一定不肯帮他的忙,可不就毁了他吗?”一面说着,便走到史巡捕耳朵边低低的说了几句。

史巡捕道:“不是这么说,我们既是一向有交情,没有不帮忙的。不过这件事,我还得找我里头一个朋友出一把力。但我同他有交情,我的朋友同他没有交情,况且也不晓得他这个人。这个当中,兄弟固然是格外出力,老弟你是晓得的,明人不说暗话。况且

他又是个违例的事，那个肯轻轻的放过去呢？”任承仁道：“是了，是了，都包在我身上就是。”就把手指在史巡捕袖子里一比道：“这个数目可好？”史巡捕笑了一笑道：“论起来也不算少，但我可是没有权的，事情我去办，碰他的运气罢。这件事不是我不够朋友，但是这里头转了一个弯子，就很不容易了。难道我还来想好处、赚扣头不成？”任承仁、俞洪宝连忙陪笑道：“笑话！老哥太多疑了！”史巡捕道：“我去办办看。晚上叫任老弟来听回信罢！”俞洪宝道：“我也同来。”史巡捕道：“玩不得！我这里只有一个任老弟来惯了的，没有人查问，要是别人夜里来，风声就闹出去了。反正都是为朋友，一样的赤心。你千万不必来，不但没有好处，恐怕还要惹是非。”俞洪宝答应着，当时同了任承仁出来，一径回寓告知李才雄。李才雄晓得有点意思了，但也还不懂得史巡捕要多少钱的话。

一直等到第二天晚上，任承仁来了，摇摇头道：“好利害！好利害！”俞洪宝、李才雄忙问：“怎么样了？”任承仁道：“他是大张狮口，说你的差使一年有两千多银子，他问你要一半。此外还要你在要紧的地方找个人对抚台说一下子，这算是挂挂帘子的事。”李才雄听了，呆呆的一言不发。倒是俞洪宝道：“论起这个差使来，一连就是三年，化上一、二千银子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但是李哥一时拿不出来奈何？”任承仁道：“李老哥去凑凑，看凑到多少。要是少些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帮一帮忙最好，等李哥慢慢的腾出来还罢。”俞洪宝道：“看来也只好如此。但是这个事已经两天了，也该报出去了。”任承仁道：“不妨。李老哥赶紧找人去挂帘子去，要紧等把帘子挂好，再报出去不迟。”

李才雄道：“抚台头一个红人就算是首府，我平常也很应酬他。但他是个嘴馋的人，要求他事，总要请他吃饭。我是已在衰经之中，不便请客，如何是好？”任承仁道：“你不要拘泥，办正经事要紧。你今天就发帖，明天晚上请他。我同俞哥做陪客，也好相帮你说几句。你只管办理，那个人来说你？”当时李才雄便写了请帖，夹着手

本，打发人送过去。又叫厨子备办顶好的酒席，明晚请首府，只要菜办得好，钱是不论多少。厨子听见不计较钱的生意，自然欢喜，连忙就去备办。任承仁又到李才雄家去，重新叫他把字画挂起来，把素的依旧换掉。忙忙碌碌，收拾了一回。

正在那里点缀，送请单的却回来了，说是大人有病，请了三天假，明天不能来，叫把原帖带回。李才雄听了，把一团高兴冰冷的了，叹口气道：“我就如此倒楣！”任承仁道：“还有一个法子。你去写好一封夹单，递进去，他看见了亦就明白，等他上院去，没有不替你设法的。况且你请他，他也晓得的了。”李才雄道：“也不晓得是什么病？”回来的人道：“听说招了凉，伤风咳嗽，并没有什么大病，过两天就要销假的。”任承仁道：“事不宜迟，你依着我去做。老史那里，先要把钱交过去；要是不能如数，六成是要先给的。下馀我去对他说，问我们两人要就是了。等老哥把差使混下去，慢慢的去给他，难道老哥还会叫兄弟为难么？”李才雄道：“只要缓口气，少却是万不会少的。非但不会少，老大哥替我出了这一番力，再要叫老大哥为难，那还能算是人么？但是首府这个夹单，还要老大哥费神斟酌一下。”任承仁道：“我是于文墨一道，大大的外行，你、你还是找老俞罢！”

又说了一回闲话，任承仁便立起身来道：“老史的数目，我就去答应他分两期，一期先付，一期事成之后两个月再付。万一他要利钱，为数有限，也就答应他了。”李才雄道：“自然，自然，你看着办罢。我心里没有主见，你怎么说怎么好。你这番回护我的心，我难道还不晓得？你直截看着办，不必同我商议了。总而言之，只要事情成功，我是无不恪遵台命的。”说着，作了一个揖道：“费心，费心！”任承仁晓得他不会变卦的了，就装出一番大义凛然的样子来，说了几句义可干云的话，就出来上轿回家去了。李才雄去找俞洪宝，托他做一张夹单底子。俞洪宝照着他的口气做好了，又添了几句哀戚的话，交给李才雄。李才雄便去找人誊清了，送到首府里

去。

却说这位首府是一位满洲人，名叫伊昌，当日看了他这个夹单，暗道：“这个事却是有点不在理。既然说是里面已说通了，要我做面子，我亦何乐不为？但是这话不晓得靠得住靠不住？且待我见了抚台，见景生情罢。况且打去年起到如今，我也吃过他六七十顿了，要一定回覆他，未免有点不好意思，但是要我十二分替他硬求，我也不干，我犯不着为着他去碰钉子。”主意打定，次日起来销假上院。

李才雄先就打发人在首府衙门口打听，听见传伺候了，便用一个素手本，叫跟班到各衙门挂号，禀知丁忧的话。恰恰伊大人上院，抚台就同他讲起这土药局收数甚好的话。伊大人便接口道：“李令办事向来是最可靠的，不过是他运气太坏。”抚台便问：“他运气怎样坏法？”伊大人道：“听说他丁了忧了。但这个事办到现在这样地步，也不容易，总要有个精明强干的人去接手才好。但是这些候补的人员，卑府是晓得的，除掉现居要差的，便也没有什么有大才具的了。况且在省候补赋闲的日子多，终是前缺后空，要他顾得住公事便不容易了。所以古人说的，凡要办大事的，总要量才使器，不可骤易新手，为的是恐怕前功尽弃。”抚台道：“他是丁了忧要回籍守制的人。”伊大人道：“这个恩出自上，卑府不敢妄参末议，只要大人吩咐就是了。况且卑府听说，李令光景也不大宽裕，自从丁了忧之后，屡次寻死。昨天还有李令的同乡几个人，求卑府转求大人的恩典，能够叫他连下去，真是公私两美。卑府是已经拒绝了他们，但恐怕马上更动，李令真要寻了死，同寅面上很不好看。‘狗急跳墙，人急悬梁’，这也不能一定保得住的。”抚台摇头道：“丁忧的连差，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伊大人道：“好在土药局不比现任地方官，况且别省也是有过的了。只要大人肯给恩典，这也没有例与不例的。”抚台道：“我恐怕别的候补人员不服。”伊大人道：“量材使器，他们怎敢不服？”抚台沉吟了一回道：“我们就这么办。现在暂

且不用更换，等我选到了人再改委罢。”伊大人道：“这正是大人天高地厚的恩典了。”这个时候，抚台同伊大人心上都是明白的，不过借着这个题目鬼画符而已。

伊大人下来，叫人去招呼了李才雄，李才雄感激得很。当晚算是在寓里成服，也就不回去奔丧。过了七天，就依旧的请客宴会，不过换了件把洋缎的衣裳。任承仁当时问李才雄要了六百两银子，谢了史巡捕，说明三个月之后再付四百两，交任承仁转交。任承仁却只交了史巡捕四百两银子，那六百两便落了下来。李才雄见了面，还是千恩万谢的不了。

但是这个端一开，有些丁忧回去的都来了。内中有一个候补通判伍琼芳，家道本好，本来在家里当工房的，因为有钱，就动了官兴，捐了通判。到省不到三天，接到家信，丁了外艰，就忙忙的回去守制。现在听得李才雄做了个夺情总办，不由的心里乱跳，艳羡的很，就赶紧的回了省来，租了几间房子，去拜了李才雄，问了来踪去迹。便用重价雇了两个上等的厨子，非但菜做得好，并且还会做各样的点心。请李才雄、俞洪宝、任承仁吃了几顿，又送了任承仁好些东西。熟识后，就托任承仁把他去引见过史巡捕，又去拜伊大人。伊大人不见他，他隔上四五天必来请安一次，又不时送些东西，吃的用的、生的熟的、看的玩的，不住的搬进来。又重重的门包，那家人更是格外替他求着伊大人收。满洲人的门权向来是重的，只要门口巴结好了，里头是不会不好的。日子一久，伊大人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也就请他吃饭，拉拢起来。他又托任承仁去说要拜老师，伊大人不肯，当不住任承仁的这张嘴会说，也就答应了。当时送了一千两银子的赞见，又有几件古玩玉器，伊大人一律全收。从此单见便是门生帖子了。

歇了一个多月，就提起要伊大人替他求个差使的话。伊大人道：“论起我们交情，断无不尽力的；但是上头的事，你也要安排安排才好。”伍琼芳道：“门生已切实托过史巡捕了。”伊大人点了点

头,也不再说。从此以后,仍旧是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请伊大人吃;又不时送些时新果品、菜蔬。

伍琼芳回省转眼已是四个多月,前后化的钱也很不少了。家里的钱,人不敷出,接济不上。他也晓得不便问人家借钱,到没有钱用的时候,便把些衣服古玩去当了钱来,请客应酬。要是伊大人欢喜的朋友问他借两个用用,他也是如数奉上,决不推辞。因此,同寅中除了几个有骨气的不同他来往,那班狐群狗党,便是越聚越多。

不多几日,听见任承仁委了浏阳县,俞洪宝委了清泉县,就连忙过去道喜。见了俞洪宝,俞洪宝便告诉他:“昨天听见说,我的遗差要委你办,你可有点风声?”伍琼芳道:“这件事怕派不到我。”俞洪宝道:“那有一定的?一个抚台委个把差使,难道还要去查例么?我昨天听见说是已传进稿去,大约一两天就可揭晓了。”伍琼芳虽然不敢决定不假,心上却也欢喜,赶紧就到史巡捕那里去走走,为的是好探探实在消息。偏偏史巡捕生了外症,睡在床上,嗷呀嗷呀的叫唤不住。伍琼芳就没坐下,仍旧回到寓里。却是坐立不安,只得又出去拜首府,刚刚首府又到院上去了,伍琼芳只得坐在官厅里老等。等了多时,才晓得首府在洋务局里陪着洋人吃饭,回来还早。伍琼芳肚里亦饿的慌了,只得回家去吃饭。吃过之后,仍到首府这边来。这位伊大人虽然回来,却是吃醉了,家人不敢上去回。伍琼芳也没得法子,只急得他抓耳搔腮的样子,只得又去拜俞洪宝,问他个的实,心上还放心不下。

过了一天,果然委札到了,说是“牙厘局银库兼收支俞洪宝,已委署清泉县,所遗两差,亟应遴选接充。查有丁忧通判伍琼芳,才具优长,堪以充当”等语。伍琼芳看了一遍,心中大乐。当时开发了脚钱,先去拜谢伊大人,正逢着伊大人又出去了。伍琼芳就叫跟班的拿一张片子,说是拜王大爷的。伊大人的门口叫做王福,是北京人氏,跟着伊大人多年,却是言无不听的。当时听见伍琼芳拜

他,就把他请进来,坐在烟铺上。

王福送过茶,便先开口道:“恭喜大老爷,这就好了!”伍琼芳道:“这都是大人的栽培。”王福道:“大老爷是去年到省的罢?”伍琼芳道:“是去年冬月十二日到省,十四就接到家信,丁了外艰,也就赶紧回去了。今年四月才来的。”王福道:“这个差使,听说有三千金有馀。薪水虽然不多,却是一千七百的银价,那就差不多加六了。又有各厘卡的年节规,要是放活动点,还有加敬。再要能虚吓诈骗,那也没有底的。”伍琼芳道:“那却还不晓得。”王福道:“到底做官好,真是有本有利。”伍琼芳道:“这个说不定的,我看还是你们这跟大人最好,大人高升了,你们倒也是无本有利了。况且像大爷你呀,是的,只要敷衍一个大人,我们就尽是上司,甚么抚、藩、臬、道、府不要说了,还有那些候补道,也要摆架子,不应酬他又不能,应酬他那还得了吗?要是有一个不小心,得罪了那一个,将来还要吃他的亏。比起大爷你这个行业,就差远了。就算是钱的话,像大爷在省城里,这一年各处的孝敬,还不够大爷化的么?”王福道:“多像大老爷这样体恤,当家人的自然好了。但是混帐的多,平常时也看见他来,到了节下,塞上一张片子,还要替他上号,莫说是钱,还要赔功夫呢!还有一种同通直隶州,更觉不是东西。他也不下轿,不落官厅,就坐在轿子里打着扞,叫个人送帖子进来,还要叫人出去挡驾。上回有一个,我也不记得他的名姓了,他叫人进来,说是拜会,我就回覆他不见,他的跟人说是出去挡驾,我也不理他。他的跟人去说了,这位什么老爷就下了轿,一直走了进来,坐在厅上拍桌子打板凳骂开了。我正要上去打他两个嘴巴子,倒是伙计们拉住了,又有一位伙计出去招赔了,他才走的。你说这样的东西混帐不混帐?芝麻前程,也要出来摆架子,难道二太爷还怕你不成?这可不是发昏了?我想起来了,就是住在县门口朝东房子里那一位候补同知支塘。我后来就去回了大人,大人也很有气,正打算着……”